

岁月如歌行 友情似海深

旧影重现

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。回首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段激情燃烧的军旅岁月,总有一些人、一些事如陈年老酒,愈久弥香。在众多战友中,周军医不仅是我的业务引路人,更是生活中的好兄长。从初入医院的惴惴不安,到春节里的围炉夜话,再到浦江畔的重逢,这份深厚的情谊跨越了半个世纪,至今温暖着我们的心田。



饭堂竞读忆军旅

十五年的军旅生涯,最让我难以忘怀的,便是连队饭堂里争先恐后念报纸的情景。回想当年,我参军入伍正赶上那个特殊的年代,在新兵连集训期间,一日三餐开饭时,部队饭堂都会组织念报纸。

那时,我们念的是报纸当天发表的新闻以及人物通讯报道。记得不知从何时起,新兵连开饭后,刚入伍的新战士们便随手拿一张报纸,选取报上的文章,大大方方走到饭堂中间念起来。如果文章太长,另一名战士就接着念,一个人念一段往下传。新兵训练结束后,我们下到连队,连队饭堂依然实行念报纸。各班排战士为表现积极,都要争着抢着去念报。有时两个班的战士同时在念,结果谁的嗓门大谁就压过对方,占了上风,全连哄笑。

非常感谢自己一生有过军人的经历,军营的火热生活给我留下了点点滴滴的美好回忆。如果有来生,我还去当兵。

王云学

上世纪七十年代,我从部队宣传队被调往后勤医院,分派在医疗所工作。那时的周军医,已是医疗所的骨干力量,他不仅业务精湛,更是一位极具潜力的外科医生。初来乍到,面对陌生的环境和复杂的医疗业务,我难免有些手足无措。周军医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兄长,主动成为了我的“带路人”。在工作上,他手把手地教我如何问诊、如何记录病历,耐心解答我的每一个疑惑;在生活上,他也给予了极大的关心,时常嘘寒问暖,让我这个异乡人迅速融入了集体,感受到了部队大家庭的温暖。

除了是业务上的佼佼者,周军医还是个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。他不仅医术高明,还多才多艺,拉得一手地道的二胡,口琴吹

奏也颇具水准。那年秋天,为了迎接师部的文艺汇演,院部张政委指示,医院要拿出一台像样的节目。因为我来自宣传队,自然责无旁贷;而周军医多才多艺,我们俩一拍即合,接受了任务,立马行动起来。

在医院各个部门里,周军医人缘极好,和谁都熟悉。他很快便凑齐了一帮人马,有医疗所的“歌唱家”,有药剂科、化验室的“舞蹈达人”,住院部还有位美女护士嗓音清亮,擅长唱家乡的豫剧。一群人兴致勃勃地干开了。我负责写了开场歌舞的词,周军医配合默契,连夜谱好了曲,大家赶排练,效果出奇地满意。为了提升演出质量,我还自告奋勇加了个沪剧《沙家浜》里的唱段“芦苇疗养

院”。周军医听后非常开心,欣然用二胡为我伴奏。那段时间,饭堂后的空地成了我们的排练场,大家一遍遍磨合,欢声笑语不断。演出顺利过关,那次和周大哥的合作可以说十分成功。

离开部队后,我和周军医保持着这段军旅情缘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回到家乡后,临时分到了位于新闻路上的一间石库门房子的亭子间,那时上海住房特别紧张,还不到十平方米。我听说周军医一家要到上海办事,高兴了好几天,不让他上海找酒店住,兄弟住房再小,也要战友一家住进自己的家。我把一切都安排好了,便带着妻子和孩子住到大杨浦的岳父家中,周军医和家人实在推辞不了,只好答应。这次上海之行他十分开心。

高汉良

征集启事

本版长期征集家中老物件(如家具、家电、书信等)与老照片,邀您用影像定格记忆,用文字温暖回忆。老物件可拍高清多角度照,附600字以上的故事(讲由来、温情瞬间等);老照片需清晰电子版,配故事(忆何时何地何人、故事与感悟)。作品原创真实,确保版权。

请将老物件(图片+文字)、老照片(图片+故事)发至邮箱:lnliuxuejiao@163.com,邮件主题注明“征集类型+姓名”。让我们串起时光珍珠,珍藏岁月深情档案。

黄金团

樊希安 著
连载之 287

不仅如此,“小送”排队打饭,遇到范兰枝爱吃的菜就帮她打回来,吃饭时两人坐在一起,找一双卫生筷子帮她夹菜,一边说“这个好吃,这个可以来一点”,别人在一旁指指点点,范兰枝内心也不舒服,但柔弱的性格使她难以表达反感的态度,使“小送”误认是默许,队里人也误认他俩已在“恋爱进行时”。其实她内心是不认同的,不是小宋不好,也不是小宋对她不好,而是小宋对她太好了,好得不能再好了,但是,小宋最缺少的就是男人的阳刚之气,哪怕有阎芳州、申力明身上阳刚之气的一半,她也就认了。但她又不愿意明确表达,怕伤了“小送”的心,

怕违背了哥哥的好意,怕宣布自己爱上一个军人,引发队里那些追求自己的人不满。犹豫复犹豫,事情就这样拖下来了。

除了天天能见到自己心仪的军人,范兰枝还希望为部队干部战士做点儿什么,她内心有喜爱军人的情结,又为眼前军人们的牺牲奉献精神所感动。同是建金矿,同是打北风井,军人们担任主力,他们浙江小分队是辅助,一个在井下掘进,一个在井上运料,哪个活重,哪个活轻,哪个有危险,哪个贡献大,谁心里都清楚。但是,谁挣的钱多,谁的收入丰厚?连队干部一个月才60元钱,一个战士津贴费才10多元钱,就连那个爱开玩笑的河南兵慕古秀,说是代理副连长,实际上是个志愿兵,一个月才三四十元。而我们浙江小分队呢?人均每月200多

元,连自己这个技术员,一个月也拿180元,是阎芳州、申力明每个人的三倍,想想这些,就觉得心里有愧。有些人还因为干部战士收入少,看不起他们,说他们是“傻大兵”,这些人良心何在?范兰枝对此深感不公平,内心时时为干部战士们的牺牲奉献所震撼。为他们做些什么呢?看到官兵们进洞一身水,出洞一身泥,常穿湿工作服下井,心里实在不落忍,就把队里的女同志组织起来,为战士们洗工作服,还购置了烘干设备,让他们能穿上烘干的干净衣服进洞掘进。没想到一声招呼应者云集,队里的女同志全都响应,下班和没事时就在洞口附近为战士们洗晾衣服,使之成了这里的一景,吸引队里的一些男同志也来帮忙助阵看热闹。

范兰枝有演唱天赋,能把《十八相送》唱得声情并茂,自然也会唱别的歌曲,就一边洗衣服一边教伙伴们

唱歌。他们唱得最多的是《洗衣歌》:

是谁帮咱们闹翻身呢
是谁帮咱们得解放呢
是亲人解放军
是救星共产党
呷拉羊卓若若尼格桑梅朵桑呢
军民本是一家人
帮咱亲人洗呀洗衣裳呢
呢是谁帮咱们修公路呢
是谁帮咱们架桥梁呢
是亲人解放军是救星共产党
呷拉羊卓若若尼格桑梅朵桑呢
军民本是一家人
帮咱亲人洗呀洗衣裳呢
.....

后来还又唱又舞,成了吸引许多人来观看的一道景观。

待续